

清代文昌进士雲茂琦

阳明心学的体行者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微

雲茂琦(1790~1849)，海南文昌人，道光六年(1826年)进士，自幼聪颖好学，曾师从海南科举时代唯一探花张岳崧。雲茂琦一生以清廉自傲，政声斐然，被后人誉为“雲青天”“海瑞第二”。

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，称其“处为醇儒，出为循吏……学道爱人，体用兼备”，无论是出仕为官还是退处琼州，雲茂琦终生葆有儒者仁心，以日复一日的存养省察之功，不断进德修业，将修齐治平的儒家风范演绎得格外审慎矜重。



本世纪初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雲茂琦《闾道堂遗稿》。(资料图)



▲致仕还乡的雲茂琦曾执教琼台书院。李幸璜摄
▲晚清光绪年间重修的《雲氏族谱》，收录了雲茂琦主持制订的族训、族规。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

雲父做寿，雲茂琦自律甚严，称家中若有可喜可贺的事情应密而不宣。

在《力劝节俭示》《家劝》《雲氏祠堂条规》等文中，雲茂琦都力倡俭朴。俭朴源于一种居安思危的智慧，若平时奢侈，“一遇吉凶事而家窘，再遇而家更窘。”如果能绷紧日常节约这根弦，那么即使灾年来临，也定会有备无患：“勿待俭岁而筹，先从丰年而节。加以勤劳力作，谨守礼法，谁云人事有馀，难补天事之不足？”

雲茂琦劝后学子弟要学做“中流之柱”，不可做“逐浪之凫”，必须抵制那些充面子、假精致的歪风，他直揭贪慕虚荣的窘境，浪掷钱财导致入不敷出，却以崇实为耻，这种作风定会招致穷困、乃至败亡。

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排场与体面呢？雲茂琦点出：“真正家计在心田，在识见，不可忽也。”族内子弟应以“读书最紧要，不可稍宽，此真家产”。在《雲氏祠堂条规》中则称：“保身在勤俭谦逊……如游堕奢华，骄傲放荡，必堕家声。”再由修身齐家推及治国平天下，那就是“浮华愈黜，实德愈敦，民生愈厚”了！

抛却私心 敬事敬业

阳明弟子徐爱曾问，为何古圣贤将知与行分开？王阳明答，那是因为有冥行妄作之人，只行不知；有不肯着实躬行之人，只知不行。而败人两字，非傲即惰。

雲茂琦深受心学影响，以昌明儒家大道为念，敬事敬业。地方政务繁琐，雲茂琦通常是半夜才睡、黎明即起。除坐堂接客外，他终日足迹不离签押房，或是检阅案牍，或是催理事件，静坐时也在默默思付，以防出了什么错漏。有人劝他不要太过操劳。他说，一日之内，众多人事都倚赖我去处理呢！马不停蹄尚恐延误，怎能安枕闲谈呢？若稍有空闲，他靠读书解困；疲惫困乏，也不过是静坐片刻，闭目凝思。

雲茂琦沛县任上有诗，道出“心上学”“事上炼”的法门：“尽是尧汤孔孟身，万般名目一般人。古今暴弃知多少，只为心官认不真。”人人皆生如尧舜、汤武、孔孟……天生具有良知，只要内心纯乎天理，每个人都可“达于道”“合于一”，成为圣贤。

兴农业、办教育、止诉讼、正司法、除悍匪……雲茂琦勤政爱民，以操持政务来修心修行。1829年，他即将调离沛县。此时有一党羽众多的悍匪作乱，气焰极其嚣张，连捕役都不敢触霉头。有人劝雲茂琦，你都要离任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他表明决心：“我为一地父母官，除暴安良是我的本分，给下任知县留个尾巴，心内难安！”于是，他暗地招募悍役，亲自深入虎穴擒拿匪徒。土匪没有察觉到雲茂琦亲自前来，还打算逞凶杀害幼童栽赃给捕役，发现雲茂琦后，只得束手就擒。得失利害之间，雲茂琦有勇有谋，按本心行事、以良知进行抉择，不可不谓英雄之举。

另外，他在将离沛县时，发现一富有钱庄被控在案，书役、讼棍故意拖延案件，打算逞威渔利，吞噬钱庄。雲茂琦不管新任县令已报入境，毅然迅速审理销案，以免钱庄受累。在《留别沛邑士民》中他写道：“鼠牙雀角气难平，待得气平家已倾。何似消除心上火，天空海阔梦魂清。”(鼠牙雀角：因强暴者的欺凌而引起争讼。鼠、雀：比喻强暴者。)沉疴痼疾一时难除，但速战速决，书役、讼棍便无机可乘，亦是痛快！

雲茂琦乞养归琼后，执教琼台书院。不论经世致用，还是传道授业，都恪守先贤遗教，训导子弟摒虚华、修德业。抛弃私欲，一心为公，留下了雲茂琦的百年芳名，成就了真正的衣冠风流。这对后人，是警醒，亦是激励。■

阳明心学 知行合一

自有科举考试以来，无数士子将其作为进身之阶，出身于名宦之家的雲茂琦一开始也不能免俗。13岁时，雲茂琦便每天勤勉读书，日诵万言；20岁时母亲去世后，更是刻苦奋进，逢年过节也诵读不休；24岁中秀才；33岁应张岳崧的聘请，去陕西关中襄校书籍，视野愈阔；35岁，赴京应考，金榜题名。随后，以进士身份出任江苏沛县、六合等地知县；因政绩考核优异，46岁入京为官，七载后乞养回籍。

这看似颇为顺遂平坦的政治履历背后，雲茂琦的心中却掀起过不凡的滔天巨浪。

道光五年(1825年)冬，雲茂琦来到北京，接触到王阳明文集，被阳明心学深深撼动。他反复研读体味，竟然“痛哭移时，寝食几废，始悟三十年前未曾过梦觉关。”他膺服于王阳明的心性之学，自此对科举与仕进有了全新的思索：自己从小在科举考试上耗费了过多的心力，不知从本处(即“心”)着力，几乎耽误了半生！

雲茂琦自幼学养的根底是作为科考范本的四书五经，同时又时刻沉浸在宋代周敦颐、二程等人开创的新儒学中。(《墓志铭》：“平生笃学，寝馈于宋五子书。”)

雲茂琦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自己的读书情况：“近数年来，诸儒先书时为讲求，各有取资，惟王阳明先生集尤为服膺。”(《上相国王定九师书》)

他修习心学，期待达到一种“纯一”“克己无我”的境界。因而，他也能以相对超脱的态度看待世俗的功名利禄以及毁誉得失。雲茂琦以阳明学说教诲族内子弟：“凡人能知心体大而万物小，则得受用。总望弟于身心上做功夫，次及举业，则本末兼备矣。”(《致十三弟茂琰书》)即在修持身心与科举仕进的关系上，身心的修养应该被置于首位。

受阳明心学影响，雲茂琦将志向分为今人之志与古人之志，劝学生不要把科举之业作为终身目标，而应以圣贤为标的，以身心为要务，虽不必如庄子那般将爵位视为臭不可闻的腐鼠，但应该将致知成圣、比肩圣贤作为读书人的终身追求。

雲茂琦认为高官厚禄并不值得羡慕，权位也不应是个人窃取名利的工具，让权势地位回归为百姓服务的功能才是立国设官的初心。

雲茂琦也是当之无愧的践行“知行合一”的实干家：一边手不释卷，无论穷达不改初心；一边兢兢业业，治理地方屡出实绩。

真正的排场与体面

古往今来，自小便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不在少数，然而许多天资聪颖的人，最终却一事无成。雲茂琦一语道破其中症结：“俗语、俗事最易害人。”若一“俗”字摆不脱，难免碌碌无为。比如，有人总有一些赴不完的局。在人际交往的精简取舍上，雲茂琦处理得干脆利落：“泛泛之人，有以酒席劝者，勿往为是。”

对于依照风俗、礼仪等而筹备的必要仪式和必要用度，也要改变铺张浪费的陋习，提倡俭约素朴。如婚丧嫁娶，皆宜从简。雲茂琦直言婚嫁不应为“悦人耳目”而大搞排场，既然男女双方称彼此为“亲家”，何必贪要聘仪妆奁而多增彼此负担呢！胞弟雲茂琬的长女出阁前，雲茂琦写信叮嘱家人：“诸事宜简省，断不可装官家体面。今日但存野陋风味，不染浮华俗气，便是可贺。真正排场在人品声名，不在装饰一时也。”(《致胞弟茂琬书》)至于办丧事，也应该根据其时境况，做到既不轻率，也不简慢。(《家劝》：“丧以敬哀为主……丰俭随时，勿率勿慢。”)

俭朴是对思想、行为等方面加以约束，不奢华、不放纵。从个人的层面讲，俭朴是修身立德；从家国层面看，骄奢昏惰难逃败亡的恶果，雲茂琦建议：“欲防其弊，惟恭俭勤谨”。(《语录》)他认为门第越高，越需要谦下。雲茂琦在子女的吃穿用度主张一概从简，务必使旁人看不出孩子是出自官宦家，也不希望子女将来以官家子自居。家中一切，也处处以质朴为好。平常吃饭，一荤一素而已。他说：“极口腹之厌何补？徒然累百姓脂膏，减自己福气耳！”而款待宾客，也是“诚意须周，酒菜可减”。多思节俭，方是惜福延寿之道。在知县任上，有人提议给